求闕齋讀書錄

求闕齋讀書錄卷四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史下

漢書

霍光傳　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　泰壹宗廟樂人祀泰壹神之樂人及祭宗廟之樂人也召樂人而內之由輦道而同遊牟首之地以鼓吹歌舞悉奏衆樂也牟首孟康說是也

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　於冢上開莫府典治葬事也

金安上傳　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衞尉舍　綠車

皇孫之車也待幸常設以待臨幸不俟倉卒再駕也待幸之車非一有天子之乘輿有太子之車有皇孫之綠車此以待幸之綠車載送金涉欲其速至且示榮寵也

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竝聽　白令竝聽云者莽白於太后令公卿朝臣竝聽鳳說也

趙充國傳　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埶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

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王曰恐怒宜作怨怒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國藩按恐怒者且恐且怒也信者投誠之謂嚮者向慕歸義之謂諸降羌本欲歸順於漢今漢使不分善惡一切皆斬之降羌且恐且怒靡所適從故曰亡所信嚮也安國此次使視諸羌本重在分別善惡無令其混合為一乃安國不分善惡不分降者與逆者一概斬之此所以激諸羌背畔也充國之心總不欲其混合為一惟在擇罪开誅先零堅持此議始終不改故深以安國此行不分善惡多殺激變為咎下文充國歎曰丞相復白遣安國竟

沮敗羌即歸咎於此役也又太开小开曰得亡效五年時不分
別人而幷擊我亦即指此役之不分別善惡也
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　罕一種也开一種也
劫略者他小羌種之爲先零所劫略而俱畔者也
此殆空言非至計也　非至計與東方朔傳非至數也之至同
有通谷水草　通谷謂窮山深谷中往往有徑路與匈奴相通
也
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　欲以歲數而勝云者謂
決勝之期欲以歲計不特以月計也故下充國復奏曰恐國家
之憂繇十年數謂且以十年計尙不止於歲數而已

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　快太守之名也

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

雖不相及云者謂武賢快等軍從北而南充國兵從東而西兩路兵雖不能同時相會聚但使虜聞聲震懼亦自佳也

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以下數句解說難明蓋前安國復使視諸羌時天子曾有賜書告罕許以不誅罕故充國使雕庫還告开亦許以不誅是推廣天子告罕之意也故曰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

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　戊申至甲寅凡七日長安至金城往返三千餘里

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　卬意以兵出而果有破軍殺將傾國家之禍則將軍固宜守不出兵之議所爭者大所全者多猶之可也今則爲利爲病所差無幾又何足爭

竟沮敗羌　諸羌本有意投誠因安國不分善惡而汎殺之諸羌遂以亡所信嚮而背畔故曰沮敗

倅馬什二就草　就草猶今之出青今官馬以四月出察哈爾擇水草處收放謂之出青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王曰今大司農今當作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令國藩按古田自有穀不必更令大司農轉穀矣今字未誤也蓋謂目今已經轉至之穀不復煩大司農轉矣謹上田處及器用簿謂所田之地及應製之器用分為二簿呈上也

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幷擊我劉奉世曰本始年末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未改神爵以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嚮即是　國藩按元康五年改元神爵羌人不深悉故至今尚以五年呼之也安國不分別善惡召誅先零而汎殺罕开故大开有此言

畔還者不絕　謂罕幵莫須各種背畔先零而來歸於漢者往往不絕也

㷭火幸通埶及并力　并力疑當爲力并言營壘相次㷭火相通則聲埶聯絡矣故曰埶及埶既聯絡則衆力合并也

不足以故出兵　王曰故上宜有疑字漢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國藩按此言大小幵雖有得亡效五年之疑詞然有臨衆往宣明諭慤當亡他心不必因此小故而出兵也不著疑字亦可

陳湯傳　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　漢軍從北道入赤

谷朝西行不由赤谷之東路故經過時不與康居副王之兵相遇迨漢兵既西去而康居副王之兵亦還恰尾漢兵之後故得相及也

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騎兵郎百餘騎往來馳城下者也步兵郎夾門魚鱗陳者也騎步兵皆入則城外無郅支兵矣故漢兵遂薄城下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　中人郅支兵也乘城而呼者欲助軍威亦以見其譁然不整也康居兵與之相應和者所以戲之明

其助漢也　夜過半木城穿與上文夜數百騎欲出同爲一夜也平明火起卽上文云發薪燒木城者也

段會宗傳　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以無喩劉敞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以相喩也　國藩按谷永之意以爲邊事雖子之所長而朋友相戒則以毋求奇功爲善

終更卽還　謂三年之期得代卽速歸也

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　言豫告昆彌若漏洩使番邱得以逃匿則昆彌有負漢之罪若昆彌飲食漢兵助誅番邱則昆彌又傷骨肉之恩是

使昆彌進退爲難也故不先告

于定國傳　後貢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駮義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　議可者天子可其議也丞相與御史大夫駮議不合天子可丞相議而不從御史大夫也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　王曰連宋祁說作遠是國藩按作遠而下無方字亦爲不詞

韋賢傳　諫詩云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　謂致冰豈不由於霜致隊豈不由於嫚我王在昔應亦閱歷旣多知之熟矣

黃髮不近　言黃髮之人今豈不近在目前乎蓋隱以自謂

也

懼穢此征　恐玷汙王朝將於此而遂行也

在鄒詩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云云所以輕去鄉里而絕祖考者將以籍楚王而反朝也至於夢中與王違戾於是決王之終不悟既不能諫正君王又忍於輕絕祖禰二者並傷所以涕泣也

韋玄成傳　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　感風憲王欲其仍安宗藩之分不得覬覦儲貳也故以禮讓之臣輔之

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幷爲百七十六　京

師七帝竝太上皇悼皇考凡九廟合郡國之百六十七所故爲百七十六也

魏相傳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　獨恨者相私自揣懼非必對人爲此語也

丙吉傳　豈宜褒顯先使入侍　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爲悖恐是直字錢大昕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爲不不可爲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王念孫曰豈猶其也言有美材如此其宜褒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竝與其同義國藩按說文豈一曰欲也登也段氏以爲當作欲登也欲登者欲引而

上也凡言豈者皆庶幾之詞言幾至於此也故曰欲登愚竊以爲豈字古義段氏之說近之今京師俚語謂事之相去甚近者則曰殼得上其相去遠者則曰殼不上豈字詞意蓋在殼得上殼不上之閒未定之詞也亦重難之詞也明知其近於此矣然審重而未敢深信則曰豈周漢人文字曰豈者往往然也曾子問周公曰豈不可豈不可云者明知其不可而姑爲審重之詞也此丙吉曰豈宜褒顯先使入侍豈宜褒顯云者明知其宜褒顯而姑爲審重之詞使大將軍裁決之也如大將軍果以爲可則先使入侍尚不遽即尊位此外古人文字稱豈皆有重難未定之意後人文字稱豈則有相反之意若今俚語之難道是於

古人詞氣不盡合矣

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　犇命犇走之極急也發犇命若今言發急足警備言邊塞有警告戒嚴也事猶狀也此馭吏習知其狀也犇命與亡命字詞意略同亡命謂逃亡極急今俚語謂犇走之極急者或曰不要命亦其類也不必作命令解矣左傳一歲七奔命亦奔走救應之義

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　公車因公事而馳至京師者謂之公車其所戾止之地亦謂之公車漢制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此邊告警備亦上事之屬也

京房傳　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　毋以還臣爲難而以逆天意爲易難謂遲疑不決易謂不足畏也

趙廣漢傳　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尉薦猶尉藉也尉者以火尉繒從上按下也薦草之深厚者可以爲席從下藉上也皆體貼人心曲意安撫之詞如淯說近之師古以薦爲薦達非也韓延壽傳云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胡建傳云尉薦士卒得其歡心皆無薦達之義

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　質蘇回也兩卿劫回之二人也

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　廣漢立庭中賊在堂內

丞即堂戶曉賊故賊即開戶下堂就庭中向廣漢叩頭也

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　乏軍興謂以乏軍興之律罪之也訟罪訟理其子之罪告廣漢告禹之刼賢乃廣漢風使之也

又坐殺賊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　賊殺不辜謂殺榮畜也斥除騎士謂刼蘇賢也廣漢於摧辱魏相之外又坐此數罪

韓延壽傳　百姓遵用其敎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

　百姓遵延壽之敎市中夙賣偶車馬等物者至是無人購買故棄之也

人救不殊　殊死也不必身首絕而後爲殊

張敞傳　盜賊竝起至攻官寺　寺者法地也宮禁之內謂之省寺百姓治事之署謂之官寺自浮屠入中國凡藏置佛經之地亦謂之寺葢竊取法地之意而名之

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　有足大者與有足多者有足稱者詞意相類

敞使主簿持敎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　立春以後則不復行刑舜意旣以敞爲五日京兆不足復案事又以冬月僅餘數日終不能復置已於死舜懷此二端故了不復畏敞也敞竟置之死臨刑之際

故爲二語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意以汝料我五日京兆不復能案事今竟能案事否汝料我冬月將盡不復能行刑今竟能延命否葢作詰問之詞以鑴誚之也師古之解未當

王尊傳　少孤歸諸父　歸猶投也若歸誠歸命歸義歸罪之歸

問詔書行事　行事猶故事謂已往之事若今言成案也詳見王氏念孫解陳湯傳

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　宋元人詩詞往往用斷送字今世俚語有葬送字此云適足以葬謂彼之多錢適足以

斷送其身命乎

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慢姍上威信日廢

暴虐不改謂當春而繫者千人也外爲大言謂尊自奏强不陵

弱四語是大言誇謾也倨嫚姍上謂對放之詞也威信日廢謂

許仲家殺人吏不敢捕也

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　是時王氏用事尊爲

王鳳所薦罪尊過重則鳳之坐罪亦不得輕冀朝廷投鼠忌器

所以深救尊也

孫寶傳　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

卽度穉季而譴他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　度越也若一無所

問吏民亦不敢謗毀若有所問則當先其大者後其小者必自稺季始也儻越稺季而問他事則吏民謗毀衆口讙譁終身剛直之聲以此一事而隳壞矣

何竝傳　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　建鼓謂高懸之鼓也莊子若負建鼓而求亡子是也

蕭望之傳　令天下共給其費　共讀曰供上文既有天下字則此共字不應又訓作同共也

馮野王傳　收捕竝不首吏　首之云者猶誠心投向之謂曰首塗謂誠心投向將趨前塗也曰首公謂誠心投向治公家之事也曰首罪謂誠心投向自歸於司敗也此曰首吏謂誠心投

向從吏收治也

東平思王傳　治石象瓠山立石東倍草幷祠之劉攽曰立石屬上句　國藩按謂象瓠山之立石也幷祠云者謂瓠山所有之石與宮中所治之石二者幷祠祀也

匡衡傳　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　三代以下陳奏君上之文當以此篇及諸葛公出師表爲冠淵懿篤厚直與六經同風如情欲之感無閒於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等句朱子取以入詩經集傳葢其立言爲有本矣

王商傳　商部屬按問　部屬謂行部所屬

宜以爲後　猶云且徐觀後效也

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　朝者卽近臣匡願對近臣面陳故令近臣受其所陳對之辭也

史丹傳　臣竊戒屬毋涕泣　屬者謂進見之頃也

辥宣傳　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中丞相史謂堪為丞相史也禮曰用器不中度幅廣狹不中量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中義皆同此中猶合也

責義不量力　謂責人以義而不量其力之不逮

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　簡策記也猶今考功稽勳兩司記歷官功過也

不相敕丞化　敕戒也丞輔翊也謂宣父子不能相戒輔翊聖化

廷尉直以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　鬬則曲直均賊則曲專在傷人者故同一傷人也鬬則爲城旦賊則加罪一等無以詆欺成罪謂罪不至此而以詆欺强入人罪痏亦疻也見疻與疻人之罪同論起事之曲直也先引律次引詔書次引傳後斷本案應此三者

朱博傳　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　自言謂自訟理若今赴訴呈狀也外戚傳有王翁須自言

抆拭用禁能自效不　抆拭猶湔祓謂棄瑕錄用也今人亦多用照拂字

翟方進傳　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　察吏有不法應科條者輒即舉發無所依違徇隱也

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　劾自道行事猶今自行檢舉也以贖論謂已所自劾之事其罪合贖猶今之公罪准抵銷也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謂即在甘泉宮定決也尚書猶今之內閣票擬也

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　謂此等小事疾遲無定多有忘去滯留月餘不決遣也今此自劾之事尚書難

當卽日持來決遣然尚書或偶忘之今日不決亦未可知言此以見己所犯過失甚微薄也

豫自設不坐之比　謂慶自言以贖論也

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　謂慶言忽忘之留月餘意謂小事遲疾無定也

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虧損聖德之聰明云者謂贖不贖當斷於聖心不應豫自擬於不坐也奉詔不謹云者謂應奏之事而忘之月餘也此二條皆不敬

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　不道賊謂浩商也

欲必勝立威　必勝者謂慶劾方進方進亦劾慶以求勝勳劾

宣方進助宣玄勳以求勝

呂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　二者皆死罪義以深文誅立不必實有其事也

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　埋猶死也謂死於國事埋於功名也

谷永傳　二而同月　謂黑龍與日食同九月星隕與日食同二月也

何武傳　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　謂服罪者則減除其罪狀僅令免官不服者則盡法處治之也

有所舉以屬郡　謂囚徒中審擬不當有所舉發仍令太守更自平反也

王嘉傳　微收殺之其家自寃　自寃謂自以爲寃抑而更訟理之猶朱博傳中之自言也

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　民吏猶云民牧良民吏謂民吏之良者

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　暴平其事云者謂暴露其事而使在廷諸臣共平決之也廷臣既多故必有言當封者蓋意不重爲天下分咎重在宜暴露其事蓋賢本無章奏可暴露也

揚雄傳　反離騷辭曰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　淑

善也雄自謂襲先人之善慶故云周楚豐烈離歷也謂已遨遊於潛江之邊周歷此大波因投文於下游而弔屈原也

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鴐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　陼水中邱蓬陼謂枉陼之生蓬茅者鳳皇宜翔於千每名山今不幸而翔於蓬陼則曾不得與鴐鵝爭捷驊騮宜騁於天衢今不幸而騁於曲囏則且與驢騾齊足矣解鳳皇二句應音說竝誤

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　襞大徐以為襞積如辨巷有分劈之義謂不如分散眾香而幽之使不揚也

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本欲留日反縱日使速

逝雖鸞皇亦追之不及而飛廉雲師無論已不屬謂追不及也

甘泉賦迺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倫魁　徒冠倫魁云者謂同爲皋伊之徒而更還其冠同爲皋伊之倫而更遴其魁也

儒林傳　詔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　謂太常所擇之弟子若干人與郡國所舉令其計偕之受業者若干人皆仍歲輒課也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侯不次遷擢又不僅以爲郎中也

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罷之　謂罷黜不復得爲博士弟子也詔書本命子博士弟子故宏奏自諸能稱者以上皆遵詔書置弟子

及如弟子者兩等人之事自臣謹案詔書以下則又因詔書所言而推廣之也

比二百石已上及吏百石通一藝已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爲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爲大鴻臚也

比二百石以上及吏員百石者此兩項人之通一藝者其選擢同也　右內史後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後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後更名右扶風師古誤也

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吏皆各二人　比百石以下亦宜有通一藝以上句文簡省也皆各二人謂內史之卒史大行之卒史郡太守之卒史皆各二人也

循吏傳　簿書正呂廉稱　簿書正當是馮翊之屬官其職主簿書者也漢制廷尉之屬官有正南北軍之屬官有正則三輔之屬官或亦有丞有正也霸所補卒史無專掌故以署簿書正之職也

米鹽靡密　靡密謂纖靡而周密也史記天官書云米鹽淩雜謂雜亂無敘次也此用其語而謂其有條理

令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柰何　言旣不得去而陽狂又恐爲人知徒然身死爲世戮辱也

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　榆䪥葱韭足供一口彘雞足供一家

酷吏傳　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　舉邊猶云舉家舉室盡邊之人皆爲引去也

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　加緩猶孟子加少加多之謂言早歲酷急晚節寬緩遂得其平名爲平者當世號爲公平也

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　謂其治較禹更嚴峻也

少溫籍縣無逋事　溫籍讀曰醞藉逋事謂廢失不治之事

重足一迹　謂前足所履之迹後足復踐之踧踖恐懼之至也

縱至掩定襃獄中重罪二百餘人　掩謂出其不意而突入掩之也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　受告緡云者民有告人不出緡者楊可受其辭也部吏部勒胥吏捕爲楊可所使之役也

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　名曹謂諸曹掾史之名手自疏記寶物謂諸官物由曹史經理者若鹽鐵之類寶物史記作實物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謂今此三千萬卽使縣官出此錢給與之亦何不可之有

通往就獄　光欲延年歸誠投巳卻爲道地惡延年之飾詞拒已故使之就獄也

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　闌內謂失闌而內入之也王嘉傳云坐戶殿門失闌免

以結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　怨望謂徵爲左馮翊不果而憾一也坐察吏不實貶秩而笑二也非謗謂誚黃霸一也譏壽昌二也義所上十事不出此等矣

賞親閱見十豈一　十豈一謂十人之中才一人脫免豈不問也

賞所豈皆其魁宿　所豈即上文所謂十豈一者也魁宿謂渠魁宿姦也魁宿貰之善家子之失足脅從者亦貰之故曰皆貰

甘耆姦惡　甘耆云者猶云欲得而甘心也

游俠傳　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　揚子雲作文無一不摹仿前哲傳稱其仿論語而作法言仿易而作玄仿凡將急就而作訓纂仿虞箴而作州箴仿相如而作賦仿東方朔而作解嘲姚惜抱氏又謂其諫不受單于朝仿諫伐韓長楊賦仿難蜀父老是皆然矣余獨好其酒箴無所依傍蘇子瞻亦好之當取爲子雲諸文之冠

佞幸傳董賢　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　孫寵息夫躬譚東平王本爲作姦而賢扶翼之三人同封侯故云翼姦獲封也

匈奴傳　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故塞在河南蒙恬前收河南地以河爲塞凡河套以內皆秦適戍

所居之地也至是適戍復去故匈奴得南度入河套內仍以故塞為界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　左右單于之隨侍者也疏記說教之分條記事也計計簿也人眾畜牧以計簿識其數目也

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　以溫厚之衣齎送行者以肥美之品飲食行者詰漢俗未嘗不貴壯而賤老也

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　巫者往往託神言以惑人故託為先單于之言欲殺貳師以祠社

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　謂誅虎牙將軍田順祁連將軍田

廣明也

固已犂其庭　犂讀曰勞勞剝也劃也犂庭猶云剗刈匈奴之庭也

三垂比之懸矣　三垂謂東西南三邊比之北狄相去懸絶

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　將至者挾以俱至也

西南夷傳　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　謂以蜀之故徼爲關閉而塞之不復通五尺之道也

今㠯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　多絶謂往往隔絶如湘灘之閒當時無李渤之斗門即隔絶也

誠㠯漢之强巴蜀之饒　漢强則夜郎畏威巴蜀饒則夜郎貪

利

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　不下謂八校尉擊且蘭而不能下也適有郭昌衞廣之兵因並擊且蘭

滇王始首善　首善猶云嚮善言滇至是始內嚮也師古失之

南粵傳　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　不反謂漢留之而不遣也

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　明王長男者言嬰齊之嫡子也粵妻子者言其母家在本國異於中國摎氏女也術陽侯其封邑建德其名

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　故字疑衍文

閩粵傳　因立餘善爲東粵王　東粵已舉國徙江淮之間其地空虛故復立餘善爲東粵王

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　繇王居股當是繇王丑之後傳中漏未敘明居股後封爲萬戶侯則是粵閩亦比於內諸侯兩粵皆墟矣傳中亦漏未敘明

朝鮮傳　朝鮮王滿燕人　滿姓衞朝鮮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準始稱王衞滿擊破準而自王也

獨左將軍幷將戰益急恐不能與　不能與猶易與耳之與

西域傳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南山中隔大沙漠度漠又數千里始抵漢南山疑不屬也

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　南山即今云哈
喇歸山尼莽依山
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　北山今云
騰格里山即天山也
都護治烏壘城　烏壘城在今哈喇沙爾之西地名策特爾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　今喀喇沙爾之正南不過四五百里即
大戈壁矣漢精絕國在烏壘之正南二千七百餘里意漢時固
無戈壁抑度戈壁而南在今青海之西北與
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
解憂同母弟之子名相夫者姪從姑也

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　健强盛也亦猶上

文云大昆彌弱師古注曰弱幼小也

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　和翁歸靡時爲句則甚不詞和當爲

如字之誤也

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　合於討賊云者謂合於春秋討賊之

義翎侯能爲其君報仇故襃之大祿等不能護衞其君故貶之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　言破車師城因敵

之糧其食本至多然苦於道遠士卒自載者無多歸塗未竟而

糧已竭

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

縛馬書卽軍候弘所上之書也

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　引牛羊詛軍馬裘巫祝二事以明縛馬亦不過以詛軍而已上文或云匈馬或云不祥或云見彊皆非也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募人送使以還匈奴若所募之人不辱命則歸來宜受封侯之賞漢與匈奴本積忿怨是以封侯之賞報忿也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補邊狀者繕修邊備之狀也有能進畜馬之方略及補邊之狀者郡國上其

名於京師

外戚傳　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所爲　爲所爲者謂彼殺吾母吾亦殺彼也

還幄坐而步　還讀若旋

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　貞長兒妻名師遂從者二人名也

其母將行卜和　謂將其女同行而出卜相也

上徧供張白虎殿　徧供張者先期供張也

柰何令長信得聞之　猶云安得令太后聞之也後吾邸避語意亦同

許氏竟當復立邪　成帝前后本姓許後被廢今許美人生子恐又立為后故曰許氏復立

是家輕族人　是家私語指斥官家之詞輕族人者言動輒族滅人家武有子恐被族滅故不敢斥言也

元后傳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自本當是莽別有一篇書自敘其本系也如司馬遷傳揚雄傳馮奉世傳首皆有系亦皆諸人自爲敘述之詞

土山漸臺西白虎　西白虎云者天子之白虎殿在東今曲陽侯之土山漸臺其制儗與白虎殿等是西又有一白虎也

王莽傳　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一曰振張起也

振前説是修整車騎自往勞遺以明敬禮其師也

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弃　一劾董宏一徹坐故曰

重怨恚

上應古制下準行事　行事謂已行之事言故事也古制謂周

公行事謂霍光也陳湯傳辥宣傳皆有行事字解說創於劉攽

而王念孫暢之

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　謂謁對之時問其舊日曾歷何

官有何政績今新履何職宜以何爲治雖問以知其稱否也

克身自約糴食遠給　糴食者家無儲粟買之於外亦卬市之

一端也

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　比近也謂近時成哀平之世皆爲三公也成哀大喪皆預其事故曰送大行

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　在讀若才謂公孫戎之位始得充郎選耳

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聞不能得什伍當被無益之辜　太后聖詔中有德意莽代爲傳宣不能盡達其德意僅能得其什一羣賢籌畫中有忠悃莽代爲上聞不能盡寫其忠悃僅能得其什五也師古失之無益之辜言無益於國當蒙其罪

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門衛當出入者傅籍　凡出入安

漢公之府第者皆著於籍不在籍者不得擅出入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南山東自商顏西至嶓冢横亘千餘里杜陵在山北子方也漢中在山南午方也於山腰通一徑故曰直絕

今攝皇帝背依踐阼　背依卽負扆也

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　前漢時諸劉皆復世世無有所與今王氏受命諸劉仍復其身勿解者不解除其復籍也但終其身而已其子則不復

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炭以熾火鼓鑄故禁不得挾

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

門　四關之職主皆名在策命中故此立言司命中城二將軍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　繞霤疑亦地名也四將軍之所守皆在關中如曰繞霤曰羊頭曰肴澠曰汧隴皆去長安甚近其所當者則甚遠如曰荊楚曰燕趙曰鄭衛曰戎狄皆使之扼險以禦外

劉氏當復趣空宮　趣空宮云者令王莽急走出空其所居之宮已得入居也

漢氏高皇帝比箸戒云罷吏卒爲賓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　此近也箸戒者王莽以漢高之事箸於戒令也罷吏卒爲賓食六

字卽戒令之辭誠欲二句建推闡戒令意其宗廟三句又建以以已意奏請者也師古以爲高祖頻戒失之

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　成帝莽姑元后之子故曰異姓兄弟

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　正猶云正令字亦作政

今猥被以大罪　猥猶云乃也師古訓多未是

誅貉之部先縱焉　誅貉之部猶云誅貉之師縱謂縱師也

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　內者官名也如宦者謁者之屬與太官爲對文

莽卽眞尤備大臣　備大臣謂設禁防而備之

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　非但保二句犇之敕詞諸公皆輕賤句班史之詞言犇屈抑大臣輕賤諸公而哀章尤其所賤也

卽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　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國藩按率者計數之名趙充國傳有中率字今算學家亦以定數爲率以十計數十害一則減膳一分十害二則減膳二分率上不不必增計字也

大司馬保納鄉言鄉仕鄉作鄉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　劉奉世曰七部當爲七郡王念孫曰當爲十郡國藩按當云中部左部洎前十郡

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　謂太官膳備則官吏之祿亦備膳損則官吏之祿亦損也

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　國藩按師古或五或十之下當云或三或兩或三十

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劉攽曰以給當屬上句國藩按此疑有錯簡當云倉無見穀以給傳取辦於民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

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　臨或見莽於王路堂則設帷帳於西廂及更衣室臨或來侍皇后之疾則舍於西廂及更衣室臨之

妃妾列在東永巷

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

劉攽曰建章與宮名同疑當是字誤　國藩按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五宮名也平樂當路陽祿三館名也

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　對猶對簿對狀之對詰對猶詰責也上官歸咎於郡縣而詰責之郡縣竭力以事上官思所以應答而塞責也

凡三十萬眾迫措青徐盜賊　迫急也措謂料理收拾之也

敘傳　班彪幽通賦云恐罔蜽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師古訓引莊子云景曰吾有待而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　按吾有

待而然者景爲形所使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形爲氣所使也皆有所因賦引此言人之禍福皆有所由來也

嬴取威於百儀兮　王念孫曰威德也言伯益有儀百物之德而嬴氏以興國藩按王說非也取威定伯出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言秦所以伯由於益有儀百物之功

旣仁得其信然兮卭天路而同軌　求仁得仁旣可以人力信其不差矣而天道亦巧與相助若合符節故曰同軌

嫣巢姜於孺筮兮　詩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言姜有國而爲嫣所奪故曰巢

三欒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不忒　黶之咎雖移於盈然難應

之理究不忒也

守孔約而不貳兮迺𨖷德而無累　孔約謂孔氏之誠約也上文有欲不居有惡不避卽孔門之訓師古訓孔爲甚失之

侯草木之區別兮至李虎發而石開　有其實必有其榮有其感必有其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爲其事而無功者未嘗覩也孔之契韶漢之襃孔養李之精誠通神皆一貫之義

德薄位尊非胙惟殃　按胙福祚字段氏玉裁以爲古無祚字卽用胙字耳言數人之處尊位非所以福之適所以殃之也

如台不匡禮法是謂　言國家無以匡正之將禮法之謂何

後漢書

邳彤傳　謀夫景同　景同猶云景從景附

景丹傳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祜執金吾賈復等從擊破五校於羛陽降其眾五萬人　以還固文法推之大司馬吳漢五字均應有不得但云吳漢也

劉隆傳　趣吏不肯服　趣下當有對字吏乃實首服　實字當在首服二字下

竇融傳　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注守猶求也　守無訓求者日往守謂常至萌處也辭讓鉅鹿屢次辭之圖出河西亦屢次圖之也

謂囂子何　囂子謂伯春囂於漢也

帝將自西征之　將自當作自將

竇固傳　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　固在極西一路去天山僅千餘里故有功

趙憙傳　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　下文更始大悅謂憙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按繭栗犢曰家駒俱不似更始口中語爲其失之過文也司馬遷之文古人稱其能質正謂此等不妄著浮詞耳

桓譚傳　讐猶卜數隻偶之類　隻偶猶奇偶也猶隻雙也

郅惲傳　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　引責難於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也注引孟子

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云云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失之

孔奮傳　徒益苦辛耳　劉攽以爲益當在徒字上按益字在下爲叶劉說非也

鄭宏傳　四遷建初爲尙書令　建初下當更有一初字

法雄傳　燒宮寺　宮寺疑當作官寺

劉般傳　因值王莽篡位　値字上不合更有因字

趙咨傳　徵拜議郞抗疾京師　抗疾者累起召而固以疾辭也

班固傳　詔以譴責競　詔以當作詔書

第五倫傳　亦宜所以安之　宜字下疑脫去一思字
乃召羽具告之謂曰　告之下不當更有謂字
爰延傳　臣聞天子尊無爲上　爲當作二
章帝八王傳　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竝任俠通剽輕數與悝交通　按剽輕剽悍疾躁之人颯騰與之通也
种暠傳　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　殿本攷證曰監本無相字臣會汾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爲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爲相也相字外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爲字亦誤今姑從宋本　國藩按稱職相謂种暠也以其推進名臣故曰稱職非謂玄規爲相也

臧洪傳　辭行被拘　觀此語則洪於請兵之後復有隻身赴難之請爲袁紹所拘留也上文敘紹竟不聽之下少有疏脫

左周黃傳論　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前書公孫宏卜式傳贊備言武宣兩朝得人之盛故此言武宣之軌

段熲傳　思爲永甯之算　按前言揚雄疏云不暫疲者不永甯熲前疏引其語故曰永甯之算

袁紹傳　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　斃應作蔽

三國志

后妃傳文昭甄皇后　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

弟子憙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憙爲平原侯襲公主爵　淑以幼女夭亡而追封以邑黄以幼子夭亡因嫁殤之故而追封以爵憙以郭氏因后族之故而襲甄姓封爵重紕貤繆於斯極矣

董卓傳　總敘李傕郭汜張濟胡才張樂韓遂馬騰馬超後事文勢遥遠有似史記

夏侯淵傳　自首至汧氐反淵引軍還所敘十三事而字數極少有似史記曹參世家

曹仁傳　將騎兵數數點出倣史記灌嬰傳

諸夏侯曹傳　援至良才　謂薦引賢才以輔爽也

樂進傳　自首至別攻雍奴破之敘戰功十五事極簡明

王粲傳　因粲而兼敘徐陳阮應劉事略仿孟子荀卿列傳之例

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例當作列此疑當作六人合曹植乃為七人謂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儀丁廙楊修荀緯七人不得與王徐陳阮應劉六人並列也

諸葛誕傳注　喪王基之功　喪疑當作表

鄧艾傳　便居民表猶云在民之外也

諸葛亮傳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　古人絕大事業恆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區區蜀漢一隅而欲出師關中北伐曹魏其志願之宏大事勢之艱危亦古今所罕見而此文不

言其艱鉅但言志氣宜恢宏刑賞宜平允君宜以親賢納言爲務臣宜以討賊進諫爲直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標度遠大思慮精微始也　前漢宮禁尚參用士人後漢宮中如中常侍小黄門之屬則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與府中有内外之分大亂朝政諸葛公鑒於桓靈之失痛懲閹官故力陳宮中府中宜爲一體蓋恐宦官日親賢臣日疏内外隔閡也公以丞相而兼元帥凡宮中府中以及營中之事無不兼綜舉郭費董三人治宮中之事舉向寵治營中之事殆皆指留守成都者言之其府中之事則公所自治百司庶政皆公在軍中親爲裁決焉

張嶷傳　又令離姊逆逢妻　離姊二字疑衍冬逢之妻爲猥

路之姑即猥雖之姊也下文並見其姊即見逢妻也上文當作令雖逆逢妻明矣

費褘傳　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　上伯字疑當在父字之上下伯字疑衍也

呂範傳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云云　國策之長者拒之少者報之高祖之封雍齒而斬丁公略與此節旨趣相同

周魴傳　譎挑曹休七牋此等可不必全錄於傳

胡綜傳　代吳質作降文三條此等亦可不錄入傳中

滕胤傳　作未了之勢猶有史記意度

孫峻傳　以後事付綝　峻雖已死文亦作未了之勢

孫綝傳　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肩取據　此處應將據自殺敘出或曰語在據傳或敘於殺綝肩之後亦可

通鑑

漢紀五十七　權謂瑜曰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　決疑當作快瑜能辦此誠爲快事如不能辦則權自往決戰上決因下文決字而誤耳

魏紀二　濟更鑿地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　國藩按豚䐁坉一也亦可作墩當有水之地而築之則謂之隄謂之埝當無水之地豫築之則謂之豚謂之[illegible]坉亦可謂之墩謂之埂

魏紀七　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　不通謂不上之

帝所也

初吳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　恪按東興堤成湖內之船不得出湖外之船亦不得入吳寇淮南自毀其堤納船以入湖內敗毀也內讀如出納之納胡注失之

晉紀八　皇輿東返俊彥盈朝　吳中是時尚未知惠帝已崩故第言皇輿東返

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　大江北流故謂金陵爲江東歷陽爲江東

晉紀九　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

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　疾六脊務勿塵之子也疾六脊劬疾陸脊朝語音同字異者皆同也

晉紀二十六　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逯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　盱眙在淮南玄等已追及於淮北非盱眙之君山也胡注失之

晉紀三十七　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　巨蔑水今曰巨瀰河

於是眾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邱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國藩按添築小城一段謂之越城謂越出大城之外也今運河正閘之外往往加一越閘

宋紀四　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　何苦猶云何害何傷也

梁紀三　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眾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　魏命英趣義陽英自至懸瓠助攻故曰輒輒專也

梁紀八　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擾攘常調之絹不復可收唯仰府庫有出無入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下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　既失冀定常調之絹又失鹽稅故同再失

念生梟戮寶寅就擒費穆破蠻　三句略有事實醜奴請降絳

蜀漸平二句則爲誇言以拒爾朱榮耳

梁紀九　顥先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鎭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　主上梁主也朝寄梁朝所委寄也胡注失之

梁紀十四　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云云　此處當書西魏之敗下文如獨孤信李遠趙貴等之棄卒

先歸宇文泰之燒營而歸王思政之重創悶絕蔡祐之發矢枕股關中之閒敗作亂王羆之固守河東高歡之攻破金墉皆因西魏大敗後事也至於高敖曹之死宋顯之見殺万俟洛之勒兵則西魏兵復振東魏小挫時事也通鑑不先書西魏之敗故前後節次不清

陳紀四　湻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于白螺　今岳州下四十里有白螺磯又下五十里有螺山

衞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　衞公直在魯山亦在西岸惟元定一軍在東岸故無

路可歸也

陳紀六　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　上文云齊主自晉陽趣晉州是聞急奏時正在途次也或別有一天池歟

陳紀八　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胡注漢河之地在中南太華諸山之南中南當作終南國藩按自古言山南皆專指終南山而言不及太華也

陳紀九　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

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　元暉之出所謂通使玷厥使攝圖備西也長孫晟之出所謂遣連奚霫使攝圖備東也

陳紀十　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　六合橫度也襄陽漢水之上游也永安江水之上游也廣所出之途與晉伐吳王渾之任略同俊所出之途與賈充略同素所出之途與王濬略同

隋紀五　唯衞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　上文云至薩水軍半濟今又云衞文昇一軍獨全觀此則三十萬

人中得脫免者決不止二千七百人也雖沿途多有逃亡而史文亦不可盡信

隋紀八　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　此山東謂終南山之東南雒等處耳

唐紀五　先是汪華據黟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至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云云　前云甲子遣使來降拜歙州總管此云窘迫請降事在十一月當有一誤宜刪併一處

唐紀十三　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國藩拔負荷也無力謂恩重難荷

也庾信謝表所謂鼇戴三山深知其重亦有難於負荷之義

唐紀十五　既而反譖遺直遺直自言　自言訟訴也見漢書朱博東方朔外戚等傳

唐紀十七　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惟闘枷鏁推禁奪賜破勳　破勳者有勳可紀因坐他事而削除之猶破國破產之破

唐紀三十三　屯武牢以拒賊　武牢卽虎牢唐諱虎改爲武牢在今汜水縣西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　按德州平原

治也眞卿在德州去清河二百餘里故胡注引九域志以釋之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　當云知泰兵大敗茲云魏兵大敗不合通鑑之例

唐紀四十一　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　田承嗣之玩侮李正已李寶臣與石勒之玩侮王浚劉崐略同

唐紀四十二　出則四服就鞾入則擁笏垂魚卽貶于潮　郎字漢書多用之此文出於韓退之曹成王碑與漢書諸用郎字者同胡注訓就也非是

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爲變崇義聞之請罪上爲之杖昔遠流之 昔本流人也因告崇義而更加罪流之遠州故曰遠流之胡注非是

唐紀四十三 選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

選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令賊知我軍已出趨魏州也匿其旁不使賊踰橋時得見之也焚其橋使賊敗無路可歸也乘風縱火賊燒附近民居以助勢餃與上文百騎持火不相涉

文獻通攷

序　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　唐以來以侍中爲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爲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爲之並不預宮中之事

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　太尉漢承秦以爲三公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爲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爲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

尚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　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爲三

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爲之後郭子儀以勳臣當拜以太宗曾爲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爲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爲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爲冗從

則星辰之遲留伏逆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　按漢哀帝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詔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臥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時不言日無精光

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

田賦一　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注代易也　按今年之甽在彼明年之甽在此播種不在原處也

田賦二　民賦曰調晉平吳制戶調唐賦入之制曰租曰庸曰調調者令民輸絹布也　按征入曰調斂散出曰調發曰調遣征入曰貢賦散出曰賦政於外曰賦工曰賦鹽皆分頒於外也卽詩賦之賦亦敷陳於外也趙充國傳賦人二十畝賦田於人也

田賦三　唐代宗時察民有粟帛者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　按白著猶今俗言白當差也

唐大歷中國用急苗方青則征之號青苗錢　按宋王安石以苗方青時貸錢與民至秋收息亦謂之青苗錢

後唐有稕場院今天下納稈草每束約一文　按說文稕束稈也卽今之稻草也

田賦四　五季暴政食鹽則輸鹽米　按每正供米一石另輸鹽米四斗官給以鹽一斤

五季時供軍需則有鞋錢　按今征調官兵亦有草鞋錢之名

五季時民輸米入倉則有蕟錢　按蕟籧篨也所以藉米今漕米上倉亦有蘆席錢之名宋時雜賦亦納蘆蕟

五代周顯德中有逃戶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　按射

猶曰占也猶曰認耕也

宋開寶中輸納錢刷每貫收七文每匹收十文曰頭子錢　按耗錢耗米名目歷代不同頭子錢亦一名也近世賭博者百錢取五文入公亦曰頭子錢宋末葉水心疏言每貫取頭子錢五十六文

李椿年言經界不正之弊七曰倚閣不實　按倚閣猶今俗停閣躭閣也

李椿年措置經界言已打量者四十縣未打量者展期一月　按打量猶曰估計也今世俗有此語

田賦五　入煙田產在此處而稅在彼處謂之寓佃　按吾鄉

有居宅在此而耕作在彼者謂之寫作田

建炎四年詔物帛非紕疏濫惡不許抑退　按紕繒欲壞也繒疏也

官收物而給印信文憑曰鈔即今鈔關宋紹興中凡賦稅必具四鈔曰戶鈔則人戶收執曰縣鈔則關縣司銷籍曰監鈔則納官掌之曰住鈔則府庫藏之　按今收錢漕者曰串票征關卡者曰三聯票皆鈔之類也

朱子正經界疏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　按俵分散也無田者或被他人以其稅分寄名下

田賦六　李冰爲蜀守壅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

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　按作堋以爲二江猶云廝爲二渠
也堋猶水中之潭也
江東水鄉隄河之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圩者圍也內以圍田
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在水下故以隄禦水隄中通斗門引水
入港以溉田　按今皖南如甯國太平皖北如廬州潁州六安
州滁州和州皆有圍田民多築圩以居
田賦七　當屯之內有輭有硬　按當猶該也今世曰該存該
州縣六朝唐宋曰當道當郡當州當縣當屯今京師諺亦曰當
衙當院
廣時覛土　按覛字或書作覓俗作覔音莫狄切又音脈覛土

祭土之脈也

漢昭帝元年上耕於鉤盾弄田注帝年九歲在鉤盾近署試耕爲戲故曰弄田　按鄧通爲弄臣與此弄田皆當時偶爾立名

稿　按吾鄉呼稻草曰菅草之去皮者曰菅心草之編爲席曰稿薦

取民買田契根磨　按唐宋公牘中考究事實或曰根括或曰磨勘或曰根磨今曰根究曰磨對曰勘驗

錢幣一　周禮泉府買者各從其抵先鄭注抵故賈也後鄭注抵本也　國藩按抵如今之借錢有保人也今販官鹽者亦須取具的保乃許領引運鹽

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爲錢引　按引亦鈔劵之類也宋世有茶引有鹽鈔近世亦有茶引鹽引

戶口一　宣王料民於太原　按謂料數之也

漢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傜役　按今世謂之著役

戶口二　北周破江陵盡俘士民爲奴曰官口　按靖康之役金人虜宋之貴族士庶盡沒爲奴婢卽官口之類也諸葛武侯拔西縣千餘家還蜀

國初收山東直隸降人爲漢軍亦官口之類也其私家奴婢如卓王孫家僮八百程鄭數百又如晉代王公貴人有佃客有典計

有衣食客

國朝王公府各有包衣旗之類則私屬也

職役一　公人百姓決配　按俗稱在官人亦曰公人

職役二　部送綱運　按宋時以輸送官物爲綱有茶綱有鹽綱修艮岳有花石綱南宋市舶有綱首見市糴一今黃河渡船有綱頭　又按國用亦有米綱銀綱錢綱絹綿綱

蘇轍論復差役之弊敷錢太重　按敷錢猶今云派錢也

征榷一　自晉至陳石頭津置津主十分稅一　按津主即今水卡卡員抽釐者也石頭津在今龍江關矣

後魏稅市入者人一錢北齊顏之推奏立關市邸店之稅後周

除市門稅　按此卽今之門釐矣

唐崔融議曰江津河口置鋪此津纔過彼津復止　按此鋪猶今之設局設卡也今俗曰鋪則市店之通稱

征榷四　椿．按宋世曰月椿庫曰防椿庫曰封椿錢如今之銀錢曰存項曰某項又有曰椿發曰椿辦曰椿管則爲活用之字

征榷六　宋時勘合錢每貫收十文　按卽今之稅契司尾也宋時亦名曰鈔旁定帖錢鈔卽契也旁帖卽粘尾也

市糴二　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注謂謹守穀價不使流散　按粟有所渫之渫與此流字爲類

玉篇蠻夷以財贖罪曰賧　按今賨布賧布概稱蠻夷之財賦

國用一　並不給幹　按南齊仕宦皆給以僮幹亦祿賜之類

即僕役也

刑二　景四年師侏儒當鞠繫者頌繫之注頌讀曰容容寬不

桎梏　按頌繫即今刑部之保外不收繫也

楚王英之獄每上彭考注彭即榜也　按今刑具俗稱爲上彭

字

鉆鑽之屬慘苦無極說文鉆鈲也玉篇鈲拔髮也類篇鈲䥫也

與鑷同　按鈲與鑷同則鉆者亦有兩股夾取物如今之夾翦

矣

刑五　枷研楔轂唐書索元禮傳以鐵籠轂囚首加以楔玉篇嚴急束　按鐵籠如鐵枷然囚首既入則以轂束之以楔轄之也

兵九　候將來袞同再試　按袞亦或作滾袞同今雅語或作纂同俗語作連同

兵十一　豪右辜榷注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　按障塞他人之買賣而已獨專之豪右辜榷猶今好商把持

職官五　六部監門條仍今六部踏逐奏差序位　按踏逐猶云日逐[illegible]隨時奏請更換也

職官十　大理卿篇左右各五案如左廳曰詳刑案詳讞案右廳曰左推案右推案之類　按宋時諸司治事分案如中書省五案吏部尚書十五案侍郎十五案戶部左曹三案右曹六案禮部五案兵部十案工部六案刑部不分案大理寺分十案即刑部之職事矣此外又有分算者分房者與案異名而同實今六部諸司不分案而分股而具稿猶曰某司案呈循古稱也

職官十九　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勳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　按力者若今挑水夫之類淳化閣帖有耒力字

求闕齋讀書錄卷四終